

□ 12
3324
6



門口 12
3324
卷 6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姓

稿

文則西 端克繩較

四書改錯

十二

貶抑聖門錯上

貶抑聖門從夫子始朱氏語類于論語首章即曰
禪家一棒一喝却掀翻了也得个快活學而時習
之看來好支離又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
那物事方許時習其挾墨以攻儒如此但未經大
全所採則說不勝載概不入錄若集註貶抑節節

四書改錯

昭和十八年
七月二十五日
購本

有之名為補救而實所以顯正夫子之失第說煩
難以標列且是卷祇本釋非錄一書不便襍入觀
者但從此而類推可也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程氏曰桓公兄子糾弟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
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管仲之與桓不可
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此
言母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此直而叱夫子矣夫子許管仲之意是重事功尚用
世以民物為懷以家國天下為己任聖學在此聖道
亦在此而程氏無學讀盡四書經文並不知聖賢指
趣之何在斯亦已矣乃復不契于夫子之說特變亂

其事謂子何以許管仲因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故管
仲可以相桓而召忽不可以死糾則是兄有君臣弟
必不可有君臣兄可繼國弟必不可以繼國其為說
固已難通然且桓實是弟糾實是兄正相顛倒而乃
曰設使桓是弟糾是兄則夫子此言母乃害義之甚
啓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是害義者夫子也啓亂
者夫子也開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禍者夫子也夫
子自此不容于天地間矣若糾兄桓弟則自春秋三
傳及管子史記諸書皆然唯漢書以忌諱改殺兄作
殺弟然隨卽註明不容錯者說見首卷人錯條

張文楚曰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以漢文為淮南兄
忌諱故改殺兄作殺弟此在韋昭註甚明向使祇
讀漢書不讀春秋傳與管子則未可論桓糾事讀
漢書而不見漢書之註則仍是未讀漢書烏可即
據以詬夫子且韋昭此註在監本十七史中非新
增註又其註即在殺弟句下不容不見者如此則
雖謂之無意謂之鹵莽亦未必然矣

雜記石門呂氏

原名光輪自號晚村

嘗慕道學名拜餘姚黃梨

洲為師既而畔之康熙庚子曾以湖舟會三郡名
士呂以多金使之主一舟時泊湖南游八卦田客

有詢勲賢祠

即王文成祠

者呂便詬之客驚起曰何呂

曰王伯安與羅整庵書直詬朱子為洪水猛獸吾
黨師朱子雖報詬之豈過耶客曰不然朱仲晦曾
借謝氏說詬夫子臣事犬彘借程氏說詬夫子害
義反覆啓禍亂至今無報之者吾黨師孔子未嘗
師仲晦也呂方踞踏適梨洲弟黃晦亦在坐笑曰
孔子雖吾師畔之已耳尚去報耶呂大慙面如通
赤帛徐曰吾敢詬伯安但以伯安詬朱子則于明
文皇帝輯大全尊集傳有隱祖新安之意不無刺
謬故難安耳晦木曰如此則欲張新安之勢以抗

孔子倍無理矣。實新安非泗上祖也。衆抑掄而罷。其後呂自購書林選八此文。每于紙尾極詬文成。異端猛獸一似真為祖宗師友報怨毒者。則以助朱貶聖門而遷憾。及此誠何必然。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程氏曰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譬之木有子說枝葉程子說根本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未及也

有子不及程氏處由不識仁義禮智是性不識性中無孝弟故所言皆枝葉實則古無言仁義禮智者惟

易文言始有仁義禮三字而無智字至孟子始增一智字名為四德是仁義禮智之名創自孟子然而孟子明言孝弟是仁義禮智之本並未言仁義禮智是孝弟之本觀其曰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智之實皆只孝弟皆只事親從兄二者是事親從兄二者為四德之實實者本也根荄也非枝葉也今明襲孟子四德之名亦明言孝弟而其言本言實則概從反之曰仁不本孝弟且不惟反之又從而決絕其說曰人性曷嘗有孝弟是併其良知良能孩提親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諸所言皆一切悖盡而論語開卷卽立此

說是不特程氏勝有子卽孔孟之學亦全與程氏相反全藉救正聖門尙有賴與

有子言枝葉程氏言根本初聞此說不覺慚愧及讀後漢杜篤傳亦以枝葉根本解孝弟也者二句然而孝是根本仁是枝葉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則是誰言根本誰言枝葉所藉有學者一雪此言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

此論語開卷記曾子傳道之言乃就其三者按之皆爲人之學其所云傳不習乎者舊註謂以我之所習傳之于人與上文爲人謀與朋友交一類朱氏恐其有流弊于爲人謀與朋友交絕不註一字但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而于傳習則一反舊註曰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其有意補救已狻密矣殊不知曾子三省正一貫忠恕之學與大學絜矩中庸成物子貢能近取譬孟子強恕而行互相發明總只去自私自利之念使人己之間了無間隔此實聖道聖學四書開手一大領要而讀其書而不能曉反曲

為救弊祇摘忠信二字謂忠信是傳習之本而于忠字上竟抹却為人謀而不五字信字上竟抹却與朋友交而不六字則其所云得為學之本者非頌曾子實自頌以隱媿之矣然且痛貶聖門特引謝顯道語謂學愈失真傳之有弊單借曾子子思孟子三人以詬訾其餘亦獨何與若傳習之錯見改註條

季氏使閔子騫章

程氏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曾數人而已謝氏曰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肯從而臣之哉又曰在聖人則可自聖人而下由也不得其死求為季氏附益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夫子一門多事季氏即夫子已先為季氏史為季氏司職吏如孟子所云為委吏為乘田者而概以事犬彘詬之輕薄極矣然且挽回聖人則可一語則聖人應事犬彘矣儒者不明理并不讀書閔子幾曾好石隱耻事叛亂如王闢之謝燕師龔勝之拒新莽祇以費本巖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即出事夫子居喪未終遽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且亦知季氏何以使閔子騫乎夫子為司寇使仲由墮三都而費則季氏之邑三都之一也季氏以南蒯公山弗擾歷

叛此地與邾邾相唇齒必得一仁厚者為宰故使及子騫及子騫不從而然後子路以已意使子羔為之則子騫之使夫子未必不與聞非可謂聖門必耻仕季氏也况投鼠當忌器祇借一子騫而陰唾聖躬顯詬諸賢已寒心矣乃諸賢為宰不能指舉而明見論語者且有仲弓為季氏宰一人夫冉牛顏淵仲弓子騫此德行中人仲弓與閔子何優何劣何升何降而臣事犬彘予嘗曰使註論語而不知仲弓之為季宰是為蔑經既知仲弓為季宰而故作是言是謂侮聖蔑經與侮聖惟擇處之

遠宗曰由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之以行道觀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而夫子以道之將行道之將廢陰折伯寮此明明見之論語大文非偽造僻書也若季氏再召冉求則夫子且曰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何嘗以臣事犬彘失先鑒之知為冉求耻且儒者好責人亦應責已春秋策書載冉求于清之戰為魯師立功此聖門克亂有成效者而反責其無克亂才吾不知謝顯道在宋非無事之日曾克亂否朱氏嘗云謝上蔡說仁處類禪又云上蔡以導引為能事是顯然異學尙可據其說

以貶聖門耶

憲問耻章

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之可耻固知之矣至于邦有道之可耻則未必知也朱氏曰邦有道而不可恥有為只小廉曲謹做得甚事又曰夫子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雖無枉道之誠而未

四書集註補曰原思學不足有為在諸書並無考據惟論語記原思為宰係夫子所使向使果無用果不足有為則此一耻在夫子矣况素餐二字則正與與粟九百不聽其辭相對照思本不足餐而夫子強之餐思以素為耻而夫子必使之無耻此是何故且思

之狷介原屬有為所謂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者與道學清班徒食月進者不同吾不知清班授餐亦曾做一事與否乃朱氏語類又曰原思只是一个喫菜根的人一事也做不得聞之宋人汪氏有云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言在朱氏嘗稱之且引其言入小學中而獨于思則人咬菜根可做百事思獨不可做一事是直視聖門流品在十丐下其不當與儕輩相齒序且十百倍也又且宋儒極抑聖門而于此節則原情者多如范淳夫謂原思不受非分之祿能事斯語故以告之尹和靖謂原思甘貧守道可以語

卷二十
此尚皆和平然則朱氏刻薄矣

樊遲問知章

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此汎告以知仁之道而乃曰因其失則遲之不務民義不遠鬼神不先難後獲從何處見之

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章

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四書集註補曰論語問仁者顏淵仲弓司馬牛子貢子張樊遲六人問崇德辨惑者子張樊遲二人問知者無有也兩問知三問仁者更無有也惟樊遲能之

可謂切實為已聖門之高弟不可多得矣而集註云粗鄙近利語類云鄙俗粗暴何為也尹和靖云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于仁知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精密如此則未嘗粗暴也若以其曾請學稼故云則邢昺云遲請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謝上蔡云遲學稼圃將以為民非役志于自殖財貨則未嘗近利也若以夫子稱為小人而疑之則朱氏亦云小人謂細民非與君子相反之小人明矣至于雙峯文懿輩徒知依傍門戶闡發朱學而不予

樊遲生平畧加審度反經叛理饒有論議亦何為哉

李塋曰樊遲在聖門最有名字其見于魯論者亦甚精密且儒者難于事功遲獨能用命以退齊師三刻踰溝從容成事有何粗暴而橫加此字况義利之辨直君子小人所分途曾聖門諸賢了無實據而可以近利二字鑿指之耶

樊遲請學稼章

楊氏曰樊須游聖人之門而學稼圃焉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于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既出而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

聖門樊遲亦由賜後一人乃纔一啓口非受謾罵卽被譏訕而究其罵之訕之者仍自坐不能解經厚誣聖賢如此樊遲之請既罵以志陋決當斥闕又謂夫子後言惟恐其不能喻夫子之意真向老農老圃而就學故使之知之則直視遲為下愚木石無人理者矣亦思如此陋志且將辭聖門而入田舍則遲身為民乃反告之以民之必從一似遲之學稼欲使民從已者然且不止從已既三告以民不敢不又申之曰四方之民亦襁負俱至一似遲之學稼將欲近招遠來不使一民不歸已者如此而不憬然省豁然悟則

真下愚木石所謂不以三隅反者不在樊遲在楊氏
矣且遲請學稼非用稼也夫子曰焉用又一似四方
民至但用彼而不用此者苟非陋志則卽此一字亦
當有三隅之反况遲在聖門夫子親許其善問卽孟
孫問孝夫子藉遲導其意而謂遲疑不及此又謂遲
不能問歷呼其名而謾罵之又譏訕之此何說乎漢
儒原云遲思以學稼教民蓋懼末治文勝直欲以本
治治天下一返后稷教民之始其志甚大惜其身淪
于小民而不知也此遲有大志而夫子抑之且仍以
大者告之四方之至非大夫以下事也陋儒解不也

小人即農人尙書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高
宗少居民間曰爰暨小人時遲思以身教故夫子自
謂不如農人且稱遲爲農人要知遲此一請有啓戰
國時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意其所繫大矣
既學農又學圃者周官以九職理萬民此政治大節
自三農外原有園圃虞衡山林沮澤原隰諸職治當
時任地方務開塞算地來民有不重農畝而專任五
士與五物者故又及此

司馬牛問仁章

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
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四書改錯

四書集註補曰牛多言而躁多言非多問也聖門問仁已不可多得牛既能問而又切問烏可少之子路問君子兩問如斯而已乎豈子路亦易言者耶

宰我問三年之喪

朱氏曰聖人不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

此似難免詬厲者然亦不應裸罵至此裸罵則聖門無色矣况宰我此問亦有所本問傳親喪以期為斷再期則加隆矣故當時言禮亦多有二十五月而畢喪之文然且其說有期年可斷天地已變四時已易諸語與宰我說正同向使是文後起則經夫子詬厲

後未有反襲宰我說以自取戾者蓋親喪致哀原無多時間傳所言不為飾喪者言也朱氏知裸罵宰我而其居祝氏母喪誤認再期以二十四月即畢喪雖由不學失禮然短喪一月若克顛之盡則宰我百步君家亦五十步矣餘見喪祭條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章

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

此亦設以憂仁心之窮未嘗憂陷害也凡責人須當情此先不當矣况此問夫子祇解之未當責之先仲氏嘗云通讀四書而尚疑宰我之問仁夫子應佛肝

公山之名仍是不讀四書者此真名言蓋聖學授受專是為人此亦與曾子為人謀子貢博施濟眾同是一意而推到窮處故發此疑義集註信道不篤憂仁陷害八字則正與孔安國舊註欲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兩相反也宰我信道不篤或他時有之此不然也此則論仁恕而或過者也

賜也何如節

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

子謂子賤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記原非一時之言兩女不能一時妻人則夫子自不能以一時論

列兩婿此不過記者偶然連類所及無交涉也自邢昺作疏妄疑三子謂章相連後遂及此章因謂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于已故問之此稚儒可笑之甚者今註襲邢說而又小作變換去長容而獨取子賤向使邢說是耶則長容子賤何去何取向使其說非耶則已知長容兩謂必不同時又何以知子賤之謂獨與子貢此一問不爽片刻總之有意吹索稍可乘問卽不論是否不計礙理不礙理決不放過雖此間亦無大關繫然胸腹猥陋微涉忤忌一似學人之身價從此頓減此實小看聖門之已甚者人各有

面孔何可讀其書而坐視其狼藉有如是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章

呂氏曰子貢有志于仁徒事高遠不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幾近而可入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博施濟眾不是馳騫高遠此即聖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祇聖道該忠恕而由仁達聖則必從強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即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貴博濟必由盡己性盡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騫故大學明德必至親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論語修己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

身必至兼善天下即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聖道未成亦必先力推忠恕而後可以成聖學而乃以子貢為徒事高遠此可謂知道知學者乎取譬非借境即大學絜矩中庸不願勿施孟子強恕而行中事此聖道一貫聖學一言而終身行實地指出子貢之繼曾子而聞道全在此也朱氏于忠恕一貫則曰借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而于此則又引呂氏說謂徒事高遠不知近取則視施濟求仁為兩截事矣又謂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則視施濟近取

為各一邊事矣。然且自為說曰：能近取譬，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是仍作借境觀矣。夫忠恕是借此，又借乎是于聖道一貫聖學之一言而終身行，全未曉也。宜乎以施濟為高遠也。

張文齋曰：朱氏解能近取譬，既引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曰：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如此行，逕全是差別，烏得與聖門相合一耶。

子貢問士章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而已。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氏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並無抑能言之意。嘗因此推求本文，再三不得。及考小註，有陳氏諂註，解曰：不獨貴于能言，蓋以行已有耻為本也。則又告行已非告使事矣。終不可解。且子貢無耻，亦安據也。

四書集註補曰：斗筭二語，未必警子貢。若然，則視子貢此問，將欲為今之從政者矣。

若程氏所言，子貢將欲為皎皎之行，聞于人者，故夫子告之以篤實自得之事，則與夫子所言正柄鑿相

反夫子明尚事功特以使命不辱者加于篤實自得
之上此不特不藥子貢之病反有就其所長而加勉
之意聖言具在三復可驗也乃謂欲裁其皎皎之行
則未有使四方而猶聞留非皎皎者向使告孝弟信
果而不告使事則其奚落端木氏不知如何矣今故
為拘揉而其言之難通至于如是是亦不可以已乎

棘子成章

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
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皆失之矣

此貶抑聖門之尤無理者禮凡言文質只是質朴與
文飾兩相對待之辭並無曰質是本文是末者自楊

氏誤解質文引禮器以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為証遂疑質是忠信文是禮誤以本質之質
作質文之質向使質是忠信則文不當勝忠信文是
禮則質又不當勝禮相勝且不可何況相去朱氏既
引楊說于質勝章疑為質是本文是末此原是錯而
此竟直稱質為本文為末則錯認假逢丑父為真齊
頃公矣若輕重之說尤非文質所宜有幾有相勝之
不得而可輕重者必講輕重則斷宜重文何則凡輕
重所權必相時度勢而擇其緩急夫子當衰周之季
文且漸衰故郁郁從周明見口語麻冕純儉形諸永

嘆若唐宋以後則文已絕矣漢晉輿服尚類煩重至唐而盡為簡易開寶儀注猶近周綴逮宋而盡成村略姑無論其他即禮經四十九篇周官經五卷其間名類象數服物采章曾無絲毫見于世士君子苟有志當發憤重文竭力挽回之不暇而反曰寧野反曰子貢失輕重不可嘆乎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夫子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四書集註補曰夫子要示子貢便明白與說何必發嘆以啓其問若惜子貢未達則宋儒去聖門久遠何

由知之

子貢問為仁章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故以是告之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悅不若已者雖出自家語說苑然皆不足據者且此處並無此意尊賢求友是為仁取資之要事何必又以此波及之豈此病無處見必註此以表著之與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誠有之矣若云以

言語觀聖人出自何書况知言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則與以言語觀聖人者正是相反而何以言之

天何言哉節

此亦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問而夫子答極其明白子貢焉有不喻之理不知集註何以知其終不喻而且惜之君子名之必可言註云子路終不喻上好禮註云樊遲終不喻此三終不喻不知何據而云然蒙引云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則在極附集註者猶且疑之

季氏富于周公章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為不善至于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朱氏曰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為季氏聚歛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而後見一向從其惡又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歛而後見自其仕于季氏則已失之矣當其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惟不仕而已仕則未有不仕于大夫者也使求仕季氏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于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歛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曰然則夫子曷不于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又曰若季氏雖富而取于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

四書改錯

夫

此聖門敗闕既已顯著則從而盡情唾罵應所不免但自扶不起四字恰似擡舉不成人者雖夫子師長亦不忍出口况直呼其名曰求之徒又三稱曰他其鄙棄不屑如是則忝作學人恐亦非所應有矣乃歷陳罪狀則又並無一當者聖門仕季氏有何不是夫子初作季氏小吏繼作孟氏五屬臣及進為司寇而後由賜之徒得以入仕是聖門雖不反身亦求仕不得此亦何處可急而反復以急仕責之况求不急仕而夫子之急反過于求觀其失位將之荆即先冉有在陳聞季氏復名冉求即期以大用則急仕固無害

然且期大用不必小貞之吉也人讀書論世思進退古今人物而于春秋事實未嘗窺見周制重世官然自公族食采外亦何嘗一民尺地皆非君有國有民有地民出徒役地出賦稅皆公家主之即軍賦軍役舊制所稱大國三軍者亦征自公家而第于行軍時使三卿受役并受賦已耳惟三家為三卿則以改車為行之際極重徒眾因之自征徒役而祇以邑稅仍還之公此襄十一年作三軍所云三分公室昭五年舍中軍所云四分公室者是徒役不是賦稅况三軍而外其為役為稅者何限故宣公稅畝見于春秋哀

公問年饑而用田賦則不惟見春秋而并見論語是
 什一什二皆君自為政未可謂一民尺地非君有也
 特用田賦時雖哀公親問有若而有若不許及季康
 子使冉有親問夫子而夫子以苟行絕之乃卒用田
 賦則冉子不能無過矣冉兩仕季氏桓子不用冉而
 康子用之且聚斂與田賦一事又適相合夫子之責
 之當在此時其曰富于周公者正以周公指公家謂
 公苦年饑而季氏頗富此非救饑實附富也以公邑
 加斂季所共也此并責康子也註者全不曉也
 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主賢智之過雖若勝于
 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子張賢智固有之若子夏愚不肖則夫子口中定無
 有此按中庸過不及以道教言道教屬君子而過與
 不及則屬之鮮能之民如後所云夫婦之愚夫婦之
 不肖者若此過不及則專以氣質言謂氣質不齊有
 此二等然互相勝負無可優劣有時過勝不及有時
 不及亦勝過故曰猶猶者等也齊一也嘗讀禮記子
 張與子夏各除喪而見孔子張則哀痛已竭彈琴成
 聲曰不敢不及也夏則哀痛未忘彈琴不成聲曰不
 敢過也即此一節亦一過一不及之証然而喪尚哀

戚一則哀不足而禮有餘一則禮不足而哀有餘子
夏之不及較勝于子張之過有顯然者故此苟引經
當引洪範三德証此猶字三德者正直剛克柔克也
正直以無偏無側據作首德而高明剛克沉潛柔克
卽過不及也皆氣質也然而正直德也高明沉潛亦
德也三德並列有何勝負其解猶字當如此夫子答
愈字祇
告以不偏勝原未嘗
以兩皆失中爲言

焉知賢才而舉之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
此程氏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
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
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此則貶抑聖門之大無理者夫子云舉賢才此重在
舉者而仲弓謂不知何舉蓋稍疑乎子言之不及知
也而夫子則仍重在舉故曰爾豈無一知者苟能舉
則無不知矣此在本文順讀便明一在知舉一在舉
知何公何私何大何小而程氏無端吹索必求有弊
然其說難通朱氏將本文知字上加一盡字曰盡知
使先坐以隙而然後程說可入于是直接程說以責
之此非圈以爲知必盡已出則私小矣亦思祇此邑
宰盡是此宰不盡亦此宰旣難公大安所私小且未
聞盡知盡舉反私小而留餘不盡反公大者夫人有

良心仲弓據德行之列夫子稱其可南面山川勿舍
或妄語不足信然焉知一語亦非喪良心之言乃直
誅其心謂可喪邦則竟從無可詬訾處必憑空造捏
使其無所容于天地間而後已試問此東魯一邦在
魯先諸大夫曾下展禽逐公孫子家猶苟且圖存歷
東周七國延至呂秦而後亡而仲氏一語乃遂舉是
邦而盡喪之人有良心何可作是言

非才之罪也

才猶才質人之能也程氏曰才稟乎氣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朱氏曰程子
說才字與孟子小異孟子專指其發于性者言
之故以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于氣者言之

則有善有不善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
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
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此又貶抑孟子矣從來言性情無言才者孟子始創
出才字于情字之後指情之所用為言故此以非才
之罪與情可謂善一反一正而下文牛山章則直以
未嘗有才與豈人之情合才情而為一字則才本屬
情不屬性者今乃誣坐孟子謂孟子言才發于性已
非是矣且又朱曰才質程曰氣稟則仍是氣質之性
不惟非才亦并非情可怪之甚然既作異說或姑兩
存乃復厚貶孟子謂孟子言疎程子言密及究其所

言密謂以氣質言才則雖有不善而不害本性若專
言才善則性雖本善而已無省察矯揉之功夫所云
求則得舍則失正用功也孟子惟恐人不省不察而
特警之曰弗思惟恐人不用功不能擴克故又申之
曰或相倍蓰不盡其才乃明明大文明明以才字屬
用情之功而又謂之疎謂不如程子則雖欲解之為
非貶抑得乎况功力非矯揉也若宋人不識性說見
十九卷性相近條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老晴

鈞禹金 達九游較

四書改錯二十

貶抑聖門錯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程氏曰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
以禮道理是各以自謙遜可謂達禮矣何以無曾
求赤二子各自謙遜可謂達禮矣何以無曾
氣象朱氏曰二子只是曉得禮便須見得皮膚不
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皮膚不
地下合同而化了的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高
象只是纔見得了便
休所以不把當事
四書改錯

夫子與諸賢相對原講用世故曰知爾何以者用也。曾氏以狂士偶見異耳有何氣象如沖沖漠漠陀陀。爍爍作二氏行逕而曰子路惟不達為國以禮的道理所以無此氣象則是子路之少禮失氣象以率爾也。乃二子謙退又曰祇見得禮皮膚終不得天高地下合同而化的氣象則必如華山道士之神遊合漠始有這個微妙氣象矣。且夫子在當時祇一禮字不知何處有皮膚微妙二義比較氣象及究竟其說則連曾氏亦一見便休不將氣象當个事則直以二氏說論語四子皆聖門儒者焉能相合此皆大全所

載註若他書則希夷壽涯一齊都來其說微說妙何止于此

子路使門人為臣

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于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謂乎

夫子為司寇門人多為夫子臣者即臣于他大夫非主友之分然在夫子從政時諸子皆見為屬大夫其時統係具在也况夫子去官非見擯者則以卿禮葬夫子而門人為臣比之主友漢儒所云君臣禮葬者亦無不可特此時無有一如近代在籍官喪葬之例

非見任者故夫子不許要之子路非誕罔也其曰詐曰欺亦祇從有無二字責之原非矯詐欺蔽有害天理而註以不能致知誠意重詬子路夫致知誠意為聖門下手第一層工夫曾子路升堂但未入室夫子親為品題者而重詬至此豈聖言定有漏聖門必不肖耶何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

行三軍非細事自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尤而後行軍皆聖帝明王之所不免故易子師卦曰開國承家

又曰可以王矣未嘗卑也况臨事而懼正夫子慎戰之意好謀而成正夫子我戰則克之意是夫子明白告語並不貶抑而讀其書者反從而鄙夷之可乎

章大來曰聖人于夾谷一會尚曰有文事必有武備况南北二宋神州陸沉縱使秦皇漢武黷兵宜戒亦不宜出自宋人之口何則救溺須習泅救暍須織蔽亦思當時君父如何受辱生民如何慘殺即手足毛髮皆作兵甲猶恨不給禮經所云不反兵之義若何而乃論史則禁斥用兵棄若糞穢論經則以行三軍為卑卑視聖門弟子不值一錢是

不惟不解經并亦不知有人理者矣。不聞夏官司馬以射人司士掌朝位等級有超于六卿諸職者乎。大禹宅百揆反使之帥師征苗何則重兵政也。是以呂尚善行兵武王尊之為師。郤穀雖敦詩書而晉侯推轂未嘗不以行三軍為尊。若謂我有詩書可廢干櫓則如後漢羌胡寇隴右而刺史宋梟必欲重教化輕師武請寫孝經以退敵。雖長史蓋勳譏其不急靖難取笑朝廷而究竟不從卒至喪身辱國為世誠訕此明鑒也。但其義錮蔽已久大須做省後之讀論語者遇軍旅未學當知其有為

而發不是輕兵。遇足食足兵當思其正告為政不是迂遠則于斯世庶有賴矣。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

此聖賢尚事功重材幹與子貢問士章之重使四方子路問仁章之獨許管仲一例故此將謹信自守之士特抑一段曰今之成人與問士章之特抑言行信果者為涇涇小人問仁章之特抑致身殉死者為匹夫匹婦亦是一例蓋聖賢最忌是自了漢明德不新民成已不成物獨善不兼善非聖道即非聖學故徐

仲山曰予讀經經小人節而疑之及讀今之成人節而又疑之至讀匹夫匹婦節始豁然猶疑曰何以孟子獨耻言管仲至讀功烈如彼其卑句則又快然曰聖賢重事功孟子之薄管仲過于夫子之尊管仲以為事功甚重不當止此也今通解論語并通解大中孟子而于此節仍徘徊瞻顧首鼠不決而胡氏且故以今之成人為子路所言此在前儒並無此說引此已自無理然且借子路以暗侵夫子謂為此言者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向使此言果出子路在註者亦屬疑義並不宜輕口訾警况明

是子言則直諾夫子矣苟稍知聖道知聖學稍有忌憚亦必不至此

請益無倦

子路喜于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四書集註補曰喜于有為故先勞不能持久故無倦無倦是救病則先勞添症候矣先添症而後救之無此教法况救病則何待請益萬一不請則此病何時救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胡氏曰蒯瞶欲殺母得罪于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夫子為政必告諸天王請于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五
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名正矣子路不喻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胡氏註春秋無一不錯而註偏引之既註四書則于春秋中四書故事亦宜畧一緝閱當時有何方伯惟晉最強惡自文襄以後遠以方伯自居貶齊魯衛三國爲屬國特定朝聘之期貢賦之等奔走悉索者已閱百年至衛靈齊景發憤不平邀魯叛晉與趙鞅抗兵非一日矣會蒯贖以得罪國母奔事趙鞅藉鞅師以攻齊攻衛與父爲讎以致衛靈身死屍尙未葬而趙鞅用陽貨計借蒯贖奔喪爲名于以襲國竟納贖

據戚邑而衛不敢拒至次年之春齊景公遣師圍戚而然後衛亦遣卿石曼姑帥師從之此卽宋儒所稱拒父之師者向使當是時夫子欲下請方伯討拒父以立子郢而其所請者則正衛靈所累戰累伐假納贖以據戚邑之晉午趙鞅昏頭暈腦吾不意講道論世註經立教者而一至于此若夫仕衛食祿果屬非義則夫子何難一言沮之師弟貴告誡未聞旁觀袖手一任孺子入井者况孔子于衛靈爲際可之仕衛輒爲公養之仕是待子爲政則子未嘗不仕也陋儒妄言也

張文釐曰衛君惟不拒父故終及孔悝之亂若孔門仕衛柴也由也夫子每念及之况子路之死夫子明日天祝予而詬曰非義豈所敢聞

子曰聽訟章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

四書集註補曰此有意苛求矣片言宿諾原是一章故連類記及此節何與乎况子路生平夫子稱之甚至如曰由也果於從政何有又曰千乘之國可使治賦故四科之列直以政事許之若其治蒲則駸駸有無訟之意如曰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忠信而寬故

其民不偷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此于無訟何減而乃以一時率爾之對稍失遜讓遂定其終身耶

子路問事君章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勿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之

子路生平以不欺見稱故小邾射以句繹奔魯尙欲要路一言以為信豈有事君而反出于欺者此不過正告以事君之道而註者必曰對病發藥聖門無完行矣且勿欺而犯有何先後第以勿欺為主而可犯即犯此豈有期限而以先後指定之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程氏曰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推此則子張過于薄故難並為仁此較大文又深一層又增一罪案毋論檀弓不足深據即可據然其本意以子夏子張並記祇以一過一不及証兩賢生平未嘗曰薄也竟不虞千載下有知之深者題之曰薄薄則不止未仁矣且除喪一事於堂堂何與而并及此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于私者故告之以此

子張不誠善則堂堂有之然安見不補過而蔽于私也若以愛憎為生死且翕忽不測則不止蔽私矣昔

人謂崇德辨惑子張與樊遲並舉為問一似現成有此語者今誠善補過八字亦一似現成規子張語不知宋人楊姓者何由得此

子張問士章

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子張只去聞處着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

此章免不得救病二字然亦不必認實是這般人且以粗瞞為色取仁以意氣加人為居之不疑則又增出惡狀矣實則本文與他書俱無此等言

子張問明章

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輔氏曰：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慎審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于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

此。顛。孫。氏。罪。案。不。知。從。何。處。得。來。無。司。寇。兩。劑。無。獄。者。前。後。券。契。無。憑。無。據。驟。得。此。長。篇。爰。書。以。莫。須。有。三。字。衍。之。得。八。十。四。字。竟。褫。而。魄。奪。聖。門。寃。獄。從。此。無。平。反。日。矣。實。則。上。有。蒼。天。下。有。夷。齊。請。天。下。明。遠。君。子。善。察。浸。潤。膚。受。者。錄。其。詞。而。再。審。之。

子張問政章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大全子路勇于有行，慮其不能繼也。

子張多浮少實，易于始勤而終惰，故竭兩端而告之。

四書集註補曰：聖人答問必答其所問之事，所問之義未嘗答其人也。如必因病發藥，則告顏淵、鄭聲、淫佞人、殆淵必喜淫好佞矣。乃只此無倦一答，程氏譏其無誠心。楊氏謂其難能，故難繼。范祖禹謂其外有餘而內不足。朱氏又謂其做到下梢無殺合龐涓至樹下萬弩齊發為之駭然。

子夏之門人章

子夏之言迫狹，故子張譏之。但其言亦有過高之弊，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過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此記者之意本偏存子張之說以垂訓者夏是客張是主與棘子成章意同今且概舉而非之既已失主客意矣且兩賢所言俱各有本子夏所本即夫子無友不如已語特其所異在拒字耳故曰異乎所聞若子張則正以所聞闕拒字者其反復兩拒字與矜容對照此有何弊而又以高遠貶之張南士嘗曰嘉善而矜不能係夫子語則尊賢而容衆未必非夫子所已言者何則所聞二字可驗也若然則過高之弊不既侮聖言矣乎

章大來曰此集註貶子張者亦首鼠語大凡立言

有要子張之要以賢不賢為斷未有賢而不擇友者亦未有不賢而反可招損友者此固不必又搓挪也惟子夏過峻故子張廣之若仍然首鼠既云尊賢而容衆又云不可者拒之既云如之何拒人又云不可者拒之則子夏之迫狹不必譏而門人特記子張之言反多事矣註經者不能達言者之旨而動輒吹索亦何必爾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而止二字亦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輔氏日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乎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

舊註孔安國云此言毀不滅性謂治喪者遇盡哀即止過此即滅性矣其所云止是止哀非止禮文也今乃自為一說以而止解作而已一似棘子成所云質而已矣者是改說以詬聖賢聖賢不受也然且附和之徒比之戎狄夫致哀能止並不直情即直情去文如棘子成亦且聖賢口重特頌之曰夫子之說君子也奈何以戎狄詬之

子游問孝 子夏問孝

子游能養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

子亦概言孝道耳如必告以所不足則顏淵克復之

告既多欲而又違禮難乎為顏氏子矣且論人須有據子夏能直義吾不知出自何書若色不溫潤則其事頗秘千載而下亦何從知之

子夏曰賢賢易色節

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

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是明言不學尚非廢學今但云未學而即虞其有廢學之弊此何說與

朱氏改大學倡格物之說凡論孟中言學處必曲為回護以伸己意故于開卷說此尤極嚴厲不知子夏在文學之科先聖六學全藉傳述如易傳詩傳喪服傳詩大小序類為七十二賢身通六藝之首而詬厲廢學至于如此試問朱氏四書之註其于學為何如者廢與不廢必所自曉傾側三語實不願聞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利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朱氏曰子夏于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

而有近小之蔽故惑溺於私與利也

孔安國原註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此從二儒字作解原不差誤註引謝顯道說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凡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害天理者皆是利則直是小人非小人儒矣曾夫子語子夏而或出于此或曰子夏好利夫子此言是對病發藥語觀其告宰莒問政有曰毋見小利可驗也不知子夏好利從來無據即其告宰莒問政亦大概論政不必即對病發藥况論各有義此時論儒忽據他時論政者以為說全失論例且即對病發藥子夏之病在局量

褊淺規模隘或如集註補云此大小當以度量規
模為言若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害天理則是世
俗無賴一小人可云儒乎曾賢如子夏而可以害天
理三字橫加之乎朱氏驟聞謝說亦知難通有云聖
人為萬世立法豈專為子夏則朱氏亦早以其言
為無理矣及作註而又特引其語以示世非有意貶
抑而何

子夏曰商聞之矣二節

胡氏云子夏四海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
意意圓而語滯者也若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
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已蔽于
愛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四書集註補曰夫子曰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
如兄弟子夏之言正出自夫子而謂意圓而語滯且
謂聖人無此病已瞎語矣乃猶憎其蔽于愛而昧于
理夫宋人動輒言理吾不知夫子千里兄弟之言果
蔽愛昧理與否但就經論經祇解牛憂不得又牽他
日喪明之事以并責之朱氏自云讀書且就本文看
不必又生枝節又云龜山解經常有牽纏的病如解
苗而不秀就牽引摠苗其于本旨無所發明却外去
生此議論又門人問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
之朱氏便云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

卷二十一
三
牽二三說若牽二三說不知尊意要從此處學子路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其言之凌厲如此今但論四海兄弟而忽及喪明是曲求子夏不是也是不考究本文也是枝節也吾不意責人蔽愛而自坐蔽溺又如此

又曰漢王克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卽宋王伯厚明方正學輩亦有辨其未確者

子夏爲莒父宰章

程氏曰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利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子夏近小利並無實據程氏以小人之腹誣妄此語

而及註子謂子夏女爲君子儒章則實以子夏好利爲小人儒成案程氏語出而聖人一門無生活路矣然且子張在千百年前與程氏有何怨毒而未仁少仁提至千遍至品隲他賢而無端旁及必不放過何相厄之深與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節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

之詳
德者事行之別名閑是分限出入卽踰分之謂何處好着理字且出入非不合理也此書實解易曉如行

大禮者既不踰分則儀貌小節或稍過而出稍不足而八總不失大禮行大法者既不踰度則規模細事或出而過張或退入而近于弛亦不礙大法此以不合理責之固為不倫且以子夏近小之病進幾遠大亦有何弊而動輒苛刻亦思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子夏豈不知是古語而言各有為必雷同附和以求無弊恐大不然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朱氏日譬之明鏡或日一次明少間又暗或月一次明二十九次暗又

如此則視聖門弟子無人理矣天下除却木偶陳死人外即盜賊叛亂亦豈有一月之間不起一良心者以此概聖門且以之繼三月不違之後可乎三月三字在月字上則繼三月者當是一月至一日至不當日日一至月一至也一字顛倒便相去萬里請善學者思之

吾黨之小子狂簡

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猶或可以進于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于異端耳

斐然成章不知所裁是公然具一材品未曉斷割如梓材之未斲美錦之未製故曰斐然曰章曰裁今乃

曰恐其陷于異端則未有稱其成章而猶慮其陷異端者章但有成虧而無同異異端可斥絕而必不可以裁成此在夫子口中與夫子意中並無有此而忽攙此語此則貶抑聖門之尤甚者也

四書集註補曰夫子所裁不過如求之退由之兼人師之過商之不及之類何處着異端二字又曰宋學實本老氏皆華山道士所授而二宋皆宗之故南宋洪邁為史官而儒者皆勾邁作陳希夷先生及周元公諸大傳且載太極圖說于傳中以太極圖說本道書太上無極尊經中所出書也

聖學防微曰朱晦菴詬陸子靜學佛而子靜答晦菴書亦詬其學禪不能辨也

朱氏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為希夷直下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嘆耳又答呂子約書云熹再叨祠祿遂為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

程氏云游酢楊時先曾學禪不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呂微仲之學入于禪談邢和叔晚游乎佛程伊川自涪歸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朱氏云謝上蔡用導引吐納之術而其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呂晦叔晚

益。究。禪。理。蓋。其。家。學。相。傳。如。此。游。氏。分。明。是。投。番。了。宋。儒。自。供。類。如。此。若。聖。門。則。並。無。自。言。陷。異。端。者。

可以取可以無取節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死于衛是傷勇也

孟。子。與。聖。門。何。怨。必。發。此。三。端。以。盡。責。聖。門。之。賢。不。謂。之。有。意。貶。抑。不。得。矣。

四。書。集。註。補。云。子。華。使。齊。五。秉。之。受。乃。是。其。母。林。氏。歸。罪。于。子。可。笑。孰。甚。不。意。復。有。從。而。和。之。者。以。為。子。華。不。能。諭。親。于。道。何。信。無。稽。之。談。而。者。先。賢。之。過。也。文。輝。曰。子。華。為。魯。使。齊。冉。有。為。宰。時。為。魯。向。司。寇。

請。粟。雖。稍。過。情。然。無。大。失。也。若。子。路。宜。死。衛。者。故。

夫。子。哀。哭。之。此。歷。見。先。生。臆。言。講。錄。諸。書。

張。文。釐。曰。金。仁。山。云。此。必。戰。國。之。世。豪。傑。之。習。勝。多。輕。施。結。客。如。四。豪。之。類。輕。生。如。荆。聶。之。類。故。孟。子。為。當。時。戒。耳。此。庶。平。情。之。言。

王。恬。曰。宋。儒。自。矜。所。學。直。接。堯。舜。因。互。相。標。榜。原。有。微。視。先。聖。之。意。故。于。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容。一。人。訾。議。如。劉。貢。父。改。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于。先。聖。先。賢。恣。情。敲。駁。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卽。孔。門。

諸賢何一不受其削斲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宜乎俗儒入告請斥十賢于堂下而升周程張朱與四賢接席矣每讀六經未嘗不累息焉

陸邦烈曰集註痛抑聖門弟子初不過私存其說以稍寓微意實不料後此之直奉為章程也自元仁宗朝創立八股用朱氏書取士勒為功令而明文皇帝以朱氏同姓有私禘之意造大全一書以曲護其說嗣此四書無本文且無舊註即宋儒別說亦概從屏却以歸于一門而于是大中論孟有

傳而無經有儒說而無聖賢之說如入齊者知孟嘗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但聞有太后穰侯高陵涇陽而不聞有西秦之王初猶暗奸繼則明竊孔氏一堂將何存濟因輯釋非錄五卷而是書採及之以存貶抑之痛云

是書詩侍錄口授補綴仍恨未備嘗錄賢賢章讀朱氏其言傾側險絕迫隘三語懍然曰如是則子夏一傾危險噉小人矣此何可不辨既而曰世豈無踵事者流涕而罷其闕畧有待若此後之讀之者亦鑒此可已詩謹識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稿
又初晴稿
昂天翻扶上較
田得名網卿較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初晴稿

昂天翻扶上較
田得名網卿較

四書改錯二十

附錄

豐城李沛

字漢成

再拜問竊讀正事卷祇覺肺腸豁然

惠我厚矣然尚有芥蒂者管仲相桓公夫子許之重
事功也然氣節豈不重而抑名忽為匹夫匹婦將所
謂事君致身殺身成仁者安在曰糾忽非君臣此固
非所擬者但即以君臣論古致身成仁類皆有事於

人國無徒死者徒死卽謂之諒故比于死諫則仁之
隣童汪錡死於兵則不殤而反褒之他無有也是以
殉國之士古未之見惟夷齊二人以歸周去周兼至
扣馬不得已而死與齊之王蠋漢之龔勝不受訕折
謂之氣節否則死無所爲祇三良徒人費耳故曰諒
也諒者硜硜也此其說舊有証者東漢尹次史玉以
殺人當死而兄母爲求代自縊應劭特引名忽事援
夫子匹夫匹婦一語爲斷謂僕妾無慮感慨死諫何
得議贊此正引經折獄之瞭然者宋人薄事功兼薄
氣節雖故爲名忽爭此諒字而實則清班退避以兩

宋國難千古寃慘宋史立忠義傳十卷合之帝紀列
傳之所載死事死官共不下四百餘人而濂洛關閩
之徒無一人與焉尚欲與之論氣節難矣

山陰趙摘

子字文

過草堂曰夫子爲衛君先生謂輒不

拒父使學者眼界爲之一開人日讀論語亦日讀春
秋何便懵懂至此第不知當時何以有拒父二字此
二字始于何時請示之曰善乎問也當時無所謂拒
父也惟公羊下一拒字謂齊景公遣師圍蒯賸而衛
人隨之在齊謂之伯討而在衛人謂之義拒以爲義
可以拒之也至東漢何休始有不責輒拒父之文加

一父字然正云非輒拒父耳宋胡氏傳出直曰輒拒父矣要是後人遞加之字在當時無此言

仁和余日新字自銘曰或問箕子為紂諸父兄弟雖

不可定然故王族也王族稱親戚何據耶曰此可不

答然亦姑語之齊桓稱子糾親也漢哀帝稱父定陶

恭王為皇帝親大傳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孟子有

貴戚之卿

同邑莫春園字東怡述連下七籤其一籤曰大師摯

適齊家語辨樂解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

以擊磬為官然能于琴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未得其數也云云卽史記索隱註亦引家語此

文則家語在漢志古今人表及董氏春秋之前其言

可徵先生反不據家語何也曰豈不知家語願有必

不可據者古家語二十七卷久已不傳今所傳者出

魏王肅家多係肅抄變其詞而此條尤從來聚訟不

已者若漢志人表雖出古家語後而其本事固向歆

祕府所錄此條正祕府舊泰誓本卽古家語猶後起

况王肅本也且子亦知經學有門戶乎漢人說經每

各守師說競立門戶當論語初出時不特無四書并

無三論卽安昌之解包周之章句俱未行世獨孔安

國受詔作訓詁因說此章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並未云孔子正樂也然而世猶非之周制王者四飯諸侯三飯耳魯安得四飯因之鄭康成改為平王東遷樂缺官散以救其說奈馬鄭經學漢末盛行而魏王肅窺鄭之失直起而攻之遂設門戶分鄭學王學其大者見于聖證論而卽此一節亦復破鄭借家語文增擊磬爲官語陰附之魯思以揚孔而抑鄭而不知其大謬者古太師少師不名一器故嵩稱曰師而凡司一器以各官者卽就器與師而連稱之如笙師箏師鐘師磬師類與師冕師摯之稱師不同

然且兩師皆瞽于作樂時無官器而有佐器如升歌擊韋糠下管擊鼓然非磬也卽尚書后夔自言予擊石拊石非自擊磬謂考擊官皆其職故曰予蓋大司樂則不特無官器并無佐器也今旣稱師襄子而又曰以擊磬官已非制矣乃孔子學琴已經十日師襄方請其進業而尚曰吾能于琴此言告誰則明是王子雍抄變無理之言是以顏師古註漢志直一掃門戶而排棄之謂說論語者指爲魯官斯亦未允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馬鄭羣儒皆在班楊之後向歆博學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烏

附錄
可偏據此正開通門戶之大文顯然可證者不意傳
至今而門戶愈烈抄變愈酷前此無所謂夫子正樂
說也夫子以魯哀十一年及魯弔吳孟子答田賦之
問請討田常每事必載之策書而在十六年則直書
其卒于簡書以終之並無正樂官散稍見于三策之
間乃孔子世家載學琴事索隱註卽有兩本一祇師
襄子魯人五字一引家語襄子曰二句而屬魯人于
其後然竝不及正樂也以司馬貞作註時無朱註也
特刻史記評林者錄明人余有丁說于上方謂孔子
用魯舉師襄爲司樂之官及去魯而襄入于海此直

荒唐無忌憚之言而吳門陳太史刻史記去余有丁
名而卽綴其言于索隱之後作索隱說則不特家語
史記原不可據而卽其註家語史記者無一不以門
戶抄變彼此更窳使祖龍餘燼亦復灰滅如此有志
者當大發憤懣力行刊正而子舉一籤而兩當抄變
關係匪細因卽就此籤而備答之

其二籤曰周公使管叔監殷先生據孟子文謂止管
一人考魯世家武王封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管蔡
世家亦云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二人相祿父則管
蔡皆監殷矣况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

伯之國國三人似實有三人不止連帥屬長卒正三等官也曰此所以須視吾原書也原書賸言補已明言矣管蔡不同監而漢人孔安國輩誤讀左傳二叔不咸及蔡叔基間諸語妄爲此說而史記遵之然不敢言監其言監不自史記始也特史記之醜較有甚于言監者周制施典之官有牧監參伍殷輔六名牧監以諸侯爲之牧是二伯九伯胥伯等官如周名稱二伯齊侯稱齊伯衛康叔稱衛伯類監則連帥屬長卒正三等監官正管叔所受三監官也若參伍殷輔四名則以各國大夫士爲之卽本國統制官今史記

不敢言監而反認作輔不特魯管蔡世家卽衛世家亦云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夫以管蔡親諸侯而忽降爲列國大夫士以輔佐武庚已無理矣然且一管一蔡各有封國安能舍所封而反奔朝歌以服事此勝國之子又且不直稱輔而稱爲傅相夫傅相漢官正漢制改殷輔名置之諸侯王之國如所云膠東相長沙王傅者而以之當武周所建之周官非笑話乎若王制三監則商制也商以三王官監方伯國三是人數周以諸侯監諸侯國有正長帥三等官三是官數此見于諸書甚明亦不待答者

三箋曰八佾六佾朱註謂八八六六佾數如人數而先生非之謂每佾必八人所云八八六六佾之為數而非人數乃春秋傳隱公問羽數于眾仲是問人數而非佾數何也曰傳但云問羽數何以知是人數而非佾數此正杜預誤信何休之說以為註而朱註遵之今復取其說以相難則主客亂矣且解經須讀經經明曰公問羽數而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則羽即佾也羽數即佾數也公問羽數正問此佾數也而猶曰問人數而非佾數是解經而不讀經可乎且每佾必八

亦經文也經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自八以下者謂六四二皆八也若只天子八而下皆不八則六六四四所云八風八音者安在將天子有舞而諸侯大夫士皆不得有舞註經之舛莫大乎是予嘗謂自漢迄今能讀書而有裨六經者只孔安國鄭玄杜預孔穎達賈公彥五人然尚有讀書未到處如此羽數二字便不能註夫舞兼文武文舞羽籥武舞干戚今但曰羽數似乎祇問文舞者何休遂謂婦人之宮不當武舞則所云天子八諸侯六者豈皆用之婦人宮乎且經亦明云將萬舞而公問羽數

則卽此婦人之宮原得兼文武二舞故曰將萬而乃
獨問羽數此義在三傳註疏亦竝無解者不知此羽
字非舞人所執之羽是領舞列者所導舞之羽蓋舞
有二羽一是雉羽舞人所執惟文舞用之其名曰翟
衛詩執籥秉翟是也一是鷺羽導舞者所執文舞武
舞皆用之其名曰翾翾者導也爾雅作鸞謂指麾舞
列使舞者起伏進退皆有節度一如周禮行饗鄉師
執鸞以指麾者王風左執翾陳風值其鸞翾皆是也
則此羽數正舞列之羽正所謂佾而至今未解誰謂
說經易事乎

四籤曰時日害喪劉向新序亦云吾有天下如天之
有日不止朱註且說文曰是君象則以日比民似不
如此君之爲當也曰新序數語正朱註攷文所由而
仍舉相難贅矣若曰是君象亦執一語耳趙衰冬日
之曰則曰臣象矣禮以三老比日月星不又民象乎
况說書最忌執一人苦不讀書而書實難盡趙岐以
時日害喪爲乙卯日桀當大喪則君民與日皆無與
矣而孫奭正義又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日
曷有亡哉日亡則吾與民俱亡耳則此一日字又君
民同象何以分之

附錄
五。籤曰子畏于匡家語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
圍之索隱註宋邑也若畏不可鬪則史記孔子之陳
過蒲公叔氏以蒲人畔止孔子弟子公良孺曰寧鬪
而死鬪甚疾何也曰匡不是宋邑此在子原書及正
事已歷辨之何必再贅若蒲止孔子此不可信之事
據云公良孺有私車五乘從孔子則季平子登臺亦
祇求以五乘亡豈不可鬪顏淵無是也况此是阨不
是畏分明无妄竝無疑悖孟子是時孔子當阨孔子
阨陳蔡與論語子畏不同
六。籤曰九合諸侯以十一會去北杏陽穀則陽穀公

羊稱大會穀梁亦稱其端委措筭以朝諸侯此必不可去者且九會既難定則混作糾字未爲不可也曰
不取北杏陽穀此論語疏文非杜撰者况前人說經
精細且重聖尊經卽一點一畫不敢眇忽今人必起
而掃蔑之子亦知九合二字有心血乎鄭康成釋廢
疾斷言十一會當去北杏與貫陽穀以夫子言九合
諸侯北杏無諸侯貫與陽穀止一宋公而餘皆微者
與夫子言諸侯不合故去之然而十一去三又少一
合因之穀梁釋文止去貫陽穀而存北杏以爲貫與
陽穀管仲皆不欲有違于聖經管仲之力四字故當

去而北杏不然然究不能定當時劉炫謂當補會洸而范甯以洸作兵車之會因又云葵丘之會夏冬兩時當分兩會則漢晉唐儒皆尊經重聖苦心較計以曲全九字然而必不及貫與陽穀意可知矣公穀道聽塗說久有定評乃卽此一會經文明書宋公一人而穀梁妄雲端委措笏以朝諸侯將欲朝誰若九數難定亦人不能定九數非九字有誤也左傳晉悼自稱九合諸侯而國語稱七合然不可謂非數目矣無已吾有說于此司馬貞註九川以黑水弱水河濟江漢淮涓洛九水當之而恰合及註九山則禹貢二十

七山至今未定也向使有人請名九山爲糾山誰則許之

七籤曰三桓以季友爲莊公母弟而仲慶父叔牙指爲長庶此杜預之誤按春秋傳魯惠公生桓公而惠公薨桓少隱攝十一年羽父使賊弑之而立桓公乃立三年而娶文姜六年而生莊公則計桓之齒不踰弱冠安能生長庶之慶父及叔牙與且諸侯未聘嫡而先娶妾有是禮否况當時稱共仲不稱共孟未必居長其後稱孟孫以三桓自長幼耳乃莊二年經書慶父帥師而杜預註爲莊長庶見此係不深考而致

附錄
誤者史記以季友為陳女所生固屬妄誕然公羊謂
慶父叔牙季友皆莊公母弟此似可信而先生不取
不可解也曰此亦杜是而公羊非者子計桓齒自桓
生以至生莊止十七年十七以前必不能生子此尚
非正說何則文王十五生武王有成事也况桓年不
止十七世但知桓生而惠薨一甫生而一卽死耳不
知策書有云當惠公薨時有宋師且太子少故葬惠
有闕則少者未成人之稱非始生稱也及葬惠而隱
反不臨使桓主之若生年卽薨則桓二歲耳安能為
喪主是以杜註斷然曰生桓而惠薨謂生後始薨非

生年卽薨也若慶父為莊公庶兄則亦計年可定者
子詳于計桓年而反失于計莊年莊以桓六年生至
桓十八年而桓薨莊立止十三年耳乃莊二年而慶
父帥師伐於餘丘則莊年方十五未有年十五而有
弟可帥師伐人國者所謂丈人長子者安在是以春
秋釋例謂經書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為莊公母
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
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此成說也若諸
侯未聘嫡而先娶妾從來有之春秋前傳曰元妃明
始適夫人也諸侯有元妃二妃下妃而皆可再娶亦

皆可始娶然必適而兼始娶謂之始適故有始而非
適者孟任之類是也有適而非始者哀姜之類是也
桓公以成人卽位而方娶于齊其有始娶何疑乎至
慶父氏仲而又氏孟則禮緯庶長稱孟釋例亦謂適
長稱伯庶長始稱孟故慶父以附莊自氏爲仲而其
子公孫敖以後終稱孟氏猶趙盾爲長庶稱孟而其
孫武以適長而終稱趙孟知氏荀首之後中行伯之
季弟俱適長稱伯而其後荀吳庶長亦稱知伯此中
禮例真有從來所未曉者是書括略耳焉能詳及然
亦未可淺視如此

嘉興王楨

字元幹國子監助教

問孝乎惟孝論語句讀與君陳

篇以惟孝屬下自是不同但君陳係古文尚書東漢
始出或者惟孝之句多在未見君陳時而其後一見
卽以惟孝屬下句此不必朱氏始改讀否且孝乎一
讀惟孝又一讀似可兩存惟先生裁之曰君陳固晚
出然以惟孝句者在見君陳之後不特唐宋至今
古文顯然卽包周袁宏陶潛潘岳輩亦何一不見君
陳而竝無一人以惟孝屬下句則不得謂君陳晚出
有異讀矣且朱氏改讀竝非臆斷朱氏于諸書或未
之見然註疏定習觀也註以惟孝句而宋人邢氏作

疏義又竝不云乎字可讀乃忽讀乎字此非始事乎
且孝讀乎讀有必不容兩存者子亦知論語原文乎
漢末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每行賄改蘭臺漆經
因詔蔡邕輩刊正原文勒石立太學門外其論語殘
碑見于諸書者猶有東觀餘論及董道洪适諸考釋
如意與之與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賈諸賈之哉置
其杖而耘譬諸宮牆類而至孝于惟孝皆註曰于板
本誤乎則孝于無句理矣六經秦火後晦蝕不一何
幸千百年後尚得親見先聖原文而猶欲強存誤說
以與聖經溷則何必然

漢魏唐宋俱有石經惟漢石經蔡邕所書者是原
本若板本則後唐明宗長興中國子博士田敏所
校創爲鏤板法行之此實書籍鏤板所自始世傳
五代和凝始鏤板宋史謂始于周顯德中皆非也
但此乎字觀諸家引文則從來寫本原有之不止
板本自宋初特頒長興板本于天下而寫本盡亡
然則今所行論語皆唐後板本世誰辨之

烏程姚淙

字季通

問射不主皮主皮固不是貫革然國

風羔羊之革毛傳曰革猶皮也則皮革亦通註字否
曰韻文別是一例詩以裘爲革與春秋傳牛則有皮

彼以甲爲皮。正同取合音耳。故舊儒有以羔羊之革。謂大夫之儉皮。而似乎革。比之晏子一裘三十年。皆強解多事。經文不如是也。凡解經須識文例。文有兼。例如周禮有掌皮官。豈不兼革。本文明云。頒皮革于百工。且云共毛毳以待邦事。向使執其名以爲毛毳。與革皆可註皮。此爲尚愚。乃又有通例。禮運。膚革明通肌皮。而必謂革不是皮。周官飾皮車。明通革車。而必謂皮不是革。此謂倔強。今主皮貫革。平白兩分。旣非兼文。又非通字。而以皮爲革。此非通註。可比例也。直妄而已。

附錄

東陽盧人宏字子遠問苗而不秀。朱註穀始生日苗。此與周頌播厥百穀。厥厥其苗相合。且管子亦有苗始其少也。煦煦乎何其孺子也。語是始生二字未嘗杜撰。而先生不許何也。曰豈謂穀無苗。特苗不止穀耳。詩有黍苗。春秋有麥苗。王風有稷之苗。管子有命禾曰苗。論語無實指也。况苗與秀對文。作生達解。萬一如後儒釋詁指作物名。則此爲草耶。穀耶。抑黍稷種穆耶。故曰不當偏指作穀也。若始生之訓。亦從來有之。特其義不具。必兼少長言。而後苗之前有函。謂隱舍生氣也。有達謂透出土上也有傑。謂傲然發作。

四書改錯

十四

也。然後有苗。以暢遂之。如法言育而不苗。畢竟有生。附錄
育數層在苗前。諸書現在也。如謂魯子解始生。則不
然。管子專領一苗字。而以始少並承之。正兼始少解。
反認作始生可乎。
又問堯舜禹已。是名焉。得又名放勳。重華。文命。每一
人必兩名。不可解。豈放勳果是號乎。曰。上古無明著
名號之文。雖一名兩名。原不可解。然斷不得如孔註
以放勳作史臣讚詞。恐無據也。人欠讀書耳。諸書稱
皋陶為咎繇。又為庭堅。已三名矣。乃史正義引曹大
家註。謂卽秦紀之大業。不四名乎。伯益在系本漢書

稱伯翳。而史記又稱栢翳。或栢伯音訛耳。乃又引古
尚書曰。咨爾費。又名費何也。堯子丹朱原名朱。一云
名啓明。而管子宙合篇有若傲之。在堯語註。傲丹朱
名。此則何解。若禹名文命。而系本謂鯀生高密。成湯
已名履。而乾鑿度謂湯又名天乙。如此者。比比也。且
有最難通者。商紂卽商受。不知名紂。抑名受。乃考之
實受辛也。向使受是名。則太丁太甲皆名太。不可訓
也。辛是名。則何以處小辛。廩辛諸先君。乃尚書曰。今
商王受。殷本紀云。帝乙子帝辛。請解之。
又問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在尚書書序。俱無此

文程子解固無理然尚書孟子兩經到底扞格且漢志引伊訓既不去外丙一名然又無仲壬祇曰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一時而服三君之喪有是理否曰兩經不扞格而解經者扞格之據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湯崩而太甲即繼之故伊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元祀太甲元年也厥祖湯也祇見者嗣王即位而奠告于湯殯前也是以漢造太初曆時追考殷曆有云成湯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伊尹祀方明越第行事則正與伊訓文合古者君喪在殯但不祭廟

而倘遇郊社則必踰喪紼行祭謂之越第是時太甲初收元而朔日甲子值冬至郊祭因使伊尹攝祠先王契以配上帝而次日乙丑然後奠殯即位而作訓故伊訓曰伊尹祠先王指郊祀言見厥祖指奠殯言其曰十二月即殷曆之十一月以殷曆算律用夏時也曰乙丑即甲子朔之次日故太甲篇稱十有二月朔此不稱朔也是太甲繼湯考之尚書書序及殷時之曆而無不然者若孟子之說則史殷本紀直增二君曰立曰崩而後之為帝系為汲冢紀年且改殷二十七王為二十九王以致漢律歷志譙周古史考不

曉二十九王是增數又增二王曰三十一王而扞格
 極矣殊不知孟子原是易解予向作廣聽錄曰外丙
 二歲卒仲壬四歲卒則諸書皆通有何扞格即曰二
 弟之死與繼統何涉而必記之則以殷制必傳及也
 乃班氏作志亦引伊訓亦解越第而第不識先王為
 何人殷無追王禮而湯祖與先王不當襍出竟不疑
 國語玄王勤商殷人郊契之文而以三君混嘗之且
 又不知乙丑是甲子次日而于乙丑下增一朔字此
 亦先儒之紕繆至今日而始發者若又遺仲壬則不
 能強為解也商制先君沒踰月即位故湯十三年十一月崩而十二月即位改元與周不同

汝寧何錦字武京門人問關雎之亂朱氏註固錯然以詩
 末章為樂之卒章亦錯樂記武亂皆坐此大武之第
 五成而即曰亂則亂非卒章矣且國語閔馬父校商
 頌以那詩之亂限自古在昔四句然而此四句後又
 有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二句則亦非卒章今日卒章
 何也曰此所以須讀書也夫武亂皆坐非謂武之卒
 章可皆坐也謂武之行列至此漸變急須以周召文
 治治之因而皆坐亂者變也此正所謂發揚蹈厲太
 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者而乃以坐作時舞曲
 未畢而忽換亂章于其間此陳顛不通妄註而據之

以定亂之先後謬矣。若那詩顧予烝嘗二句，則另是一章。在卒章之外，謂之和詞。故次烈祖詩亦有顧予烝嘗二句。此如楚茨甫田皆有報以景福萬壽無疆二句。九歌湘君湘夫人皆有捐予珮兮江中四句。一例。至于亂則在周頌武詩以末一句為亂。楚詞涉江哀郢惜誦招蒐以及漢後諸賦皆以末一章為亂。且有重詞倡詞。少歌詞類在亂詞和詞之外而降而樂府則前為豔詞後為趨詞。豔即緩趨即促亦即閔馬父所云輯之亂趨促輯皆聲之轉也。總皆亂也。若宋人說則總不可據也。

會稽姜兆熊

字芑貽康熙癸酉舉人門人

問傳不習乎原是傳之

于人與忠謀信友合作三省皆是為人之事。上下一串但學須為己。曾子大賢開卷便以為人。自省似非聖學。故朱氏特將此句反解以補救之不審。是否曰使為人果非聖學則一連兩省早已叛教。單單挽回一省亦不足以救曾子之不賢。且儒者何等敢補救曾子明明大文有為人二字。假非聖學則錄論語者亦必是身通六藝諸君。曾是之不察而開卷便謬非孔子徒矣。夫所謂今之學者為人不是求見知于人如集註所云也。為者助也。古學務躬行今學徒見諸

言辭但能立教以助人而躬行不足故曰為人猶大學云本亂而未治謂祇求新民而不求明德即是治未非謂大學不可新民古學不當為人也且子亦知聖學何在乎論語明云曾子傳道惟有一貫而一貫之道只在忠恕忠者為己恕者為人也即大學所云明德新民中庸所云成己成物孟子所云獨善兼善也是以大學絜矩則曰藏恕中庸以人治人則曰忠恕孟子反身誠而萬物備則曰強恕然且聖學在是聖道亦在是子貢多學謂之聖學曾子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即謂之聖道在聖道曾子直下承當而在聖

學則子貢以三章三進之其一是一言終身章一是不欲無加章一是能近取譬章皆明明以忠恕為聖道聖學由漸入深而宋儒于聖道忠恕則曰借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于聖學強恕又曰恐博施濟眾馳驚高遠故又借指指月而以強恕假應之則直是門外人語絲毫不知有痛痒者也夫百工技藝皆有一下手工夫如大匠規矩射者殼率彼此畫一即或異端外氏亦且羽士鍊水火桑門領句子祇有一門別無岐路而獨聖道聖學自北宋以迄于今言人人殊或曰主靜或曰主敬或曰涵養或曰窮理彼差此

別將何下手附錄獨不思大學言學其下手只在慎獨去
私利之意由好善惡惡以推之民好民惡卽忠恕也
中庸言道其下手亦只在慎獨出戒謹之意由大本
達道以推之位天地育萬物亦忠恕也于此不曉舉
聖道聖學而劃作兩極且云周公沒千古無治道孟
軻死斯世無真儒夫天下有無治之儒無道之學無
外王而謂之內聖者乎大學無新民不成爲學中庸
無成物不成爲天道人道而乃薄治術卑事功讀全
部四書而茫然不知道學爲何物嘗謂論語有三着
眼一子貢問士以使四方者加孝弟之上而且諾言

行信果爲小人一子路問成人極推知廉勇藝禮樂
而反以審義利信久要見危授命者鄙之爲今之成
人一子貢問管仲歷稱管仲爲仁人爲民到今受賜
而斥名忽爲匹夫匹婦自經溝瀆此必有故所最當
着眼而思其義者而乃子問士則曰警子貢皎皎之
行子問成人則曰此是子路鄙固之言子問管仲則
無可推卸直諾厲夫子此言害義之甚啓天下萬世
反覆不忠之亂此尚可讀四書可稱聖門之學者乎
夫老安少懷不是夸大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不是違
禮犯分赴佛胥公山之名竝非遊戲之詞宰我并有

仁焉。決非故爲此無理之問。而乃端殘守缺。大言爲已。將孟子所稱名實爲人原。以匡君濟民爲爲人之實。而一概掃盡。毋怪乎今世么小。并毀陽明大儒爲異學。而不自反也。此正道學是非一關鍵也。

東陽盧元璧

字璧人

過草堂問朱註不識宗法。故于孟

子宗國論語三家之堂。皆不能註。乃其著家禮。偏講宗法。謂祠堂之祭。必長子長孫主之。稱爲宗子。考魯桓一宗。不及莊公。則長子非宗明矣。且三家并不宗仲慶父。則長庶亦有非宗者。今乃宗長子長孫。此何禮與。曰此大無禮者。予作大小宗通釋言之詳矣。考

古惟封建有宗。郡縣卽無宗。惟天子諸侯有宗。大夫已下卽無宗。今以士庶而言。宗已無。禮且其最無禮者。莫甚于祭。祭典惟子必祭父。自七廟以至一廟。凡廟皆殺而父廟獨不殺。則祭父重矣。至宗子主祭。而祠堂所設。祇是長子長孫之四親。凡合族祭祖。但納其主于堂。側臨祭時。第分獻一杯已耳。則合族之子皆無一人得祭父者。若教之鬼不其餒而乃糜糟叔孫。必以宗子之名爲可聽。附會儒說。牢不可破。請將子祭禮中所辨定其不通者。約略言之。古宗子以天子諸侯之第二弟爲之。稱爲別子。今反以長支當

宗子則長而非別不通一也。天子諸侯尊貴其兄弟不得與君聯親親之誼故別爲一宗以使之自親其親。今兄弟等夷親疎無間而反立宗以間之不通二也。古一君有一宗魯在春秋有十二公卽有十二宗。况前後推之則爲宗無算今一家一宗則與天子諸侯自相傳宗者何異不通三也。亦惟一君有一宗故所分之宗亦卽以宗此所分之君三桓宗桓公卽立桓公一廟于桓氏爲三家之堂而世世宗之宗此君也。今第長房耳何得使通族皆宗長房不通四也。亦惟一君有一宗一宗又必有諸族故三桓一宗卽分

之爲仲孫叔孫季孫三族而等而下之分族無算晉叔向所云胙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者是立宗爲收族而設禮凡云收族合族皆指宗法今一宗族耳不分何收不散何合不通五也。古分宗族卽分姓氏天子諸侯不更姓如周爲姬魯亦爲姬類而宗子則易姓而爲氏如魯之展氏臧孫氏類降此則又分氏而爲族如三桓之又分爲公父族子服族類今宗子易姓否宗子而下又易氏否則何以辨爲別子爲繼別子不通六也。古宗子皆卿大夫世官藩屏邦國作本支之翰故詩曰宗子維城大宗惟藩今族非邦國

有。何。藩。翰。不。通。七。也。其。最。不。通。者。宗。子。主。祭。限。祭。四。親。夫。宗。子。長。房。分。多。卑。幼。以。通。族。之。衆。而。卑。幼。統。之。已。屬。悖。逆。况。其。所。祭。者。即。卑。幼。之。父。祖。曾。高。也。宗。子。非。君。而。通。族。老。幼。儼。然。助。祭。諸。伯。叔。氏。非。臣。而。儼。然。帥。通。族。之。老。幼。以。祭。此。宗。子。之。親。是。無。君。也。以。尊。而。祭。卑。以。衆。大。而。祭。四。小。是。無。長。上。也。不。祭。已。之。父。祖。而。祭。他。人。之。父。祖。是。無。親。也。無。親。無。君。無。長。上。三。綱。亂。矣。不。通。八。也。大小宗通釋 祭禮通俗譜

又。問。子。見。南。子。朱。子。明。云。古。仕。其。國。者。有。見。其。小。君。之。禮。及。或。問。禮。出。何。書。則。又。曰。此。于。禮。亦。無。所。見。是。

禮。之。有。無。可。隨。口。造。說。既。已。可。駭。乃。又。連。舉。春。秋。覲。禮。儀。禮。饗。禮。兩。不。相。干。者。以。支。飾。之。則。有。意。作。偽。更。非。君。子。所。宜。有。矣。但。春。秋。覲。禮。係。魯。莊。娶。哀。姜。時。以。朝。廟。禮。與。覲。禮。並。舉。故。夫。子。譏。之。謂。婚。禮。朝。廟。在。婦。至。日。不。在。次。日。故。也。然。而。朝。廟。即。廟。見。禮。也。朱。氏。著。家。禮。以。婦。至。三。日。廟。見。祠。堂。則。三。日。始。廟。見。而。春。秋。次。日。猶。譏。其。晚。得。毋。三。日。廟。見。亦。非。禮。與。曰。此。非。禮。之。極。不。特。誤。家。誤。國。誤。天。下。并。誤。後。世。不。可。不。急。急。刊。正。者。夫。朝。廟。非。廟。見。禮。也。古。婚。禮。娶。婦。極。重。者。惟。祖。宗。父。母。其。在。祖。宗。則。有。兩。告。廟。禮。一。謁。廟。禮。而。在。

父母則有一生見禮一死見禮兩告者一是親迎時
告迎春。春秋楚公子娶鄭所云先布几筵告于莊共之
廟是也。一是婦至時告。春秋鄭公子忽娶于陳陳
鍼子送婦至不告而配。鍼子譏其誣祖是也。而于是
父母帥之以謁廟。易所云士刲羊女承筐者。男奉羊
俎。女奉脯。修棗栗以謁之。在天子諸侯謂之朝廟。大
夫以下卽謂之謁廟。然非廟見也。若夫父母則婦至
之日。但以父母作主人迎婦入門。與婦交拜。行賓主
禮。而卽帥之以謁廟。至次日質明始行見禮。其見生
舅姑禮名曰婦見。以特豚獻舅。脯修棗栗獻姑姑。兩

拜而舅倍之。謂之俠拜。于是覲婦醴婦饗婦。皆于是
日。或次日行之。脫不幸而舅姑死。則行死見禮。子成
婚三月之後。見死舅姑于廟。名曰廟見。其見法。婦棘
素入廟。手捧菜羹一孟。口稱來婦。扱地而拜。扱地者
古婦拜首不至地。但伸腰長跪。祇以手上下當胷。如
肅揖然。惟此日則哀慘之至。兩手控地而埋首。其間
一如男子之稽顙者。謂之扱地。然後又擇日而祭舅
姑。名曰祭禰。以不及祖廟也。然總之祇成一廟見之
禮。脫又不幸而未行廟見。其婦身死。則非其子婦謂
之不成婦。喪葬總殺禮所云不殯。廟不耐。皇姑塔不

杖不菲不次歸棺于女氏之黨何則未成婦也故禮
有不廟見不成婦之文朱氏不知何故倒讀其文曰
不成婦不廟見先誤認此廟字為祖廟非禰廟舅姑
之廟又誤認此見字為見祖宗非見舅姑夫祖宗惟
新喪奠殯可稱曰見無三月行祭而可云見祖見宗
者此第以舅姑應拜見而不幸而死因推此見字曰
廟見祖宗無是也是以婚禮有三見曰婦見曰廟見
曰壻見壻見者男見女父母而總以婦見字推及之
然且女父母死即不行死見禮而他可見乎乃又誤
認此婦字為夫婦之婦非子婦之婦夫夫婦之婦

婚禮納徵即已成婦徵者成也謂成其夫婦名也
春秋逆女間稱逆婦公羊所云在家稱女在途稱婦
者不必薦寢後始成婦也乃以禰廟改祖廟以子婦
改夫婦以生舅姑改死舅姑以三月廟見改三日廟
見以不廟見不成婦改不成婦不廟見婦至不顧祖
宗不關父母舉兩告一謁之禮而盡廢之甫下車即
牽婦入房一如禽獮之苟合謂之成婦且必成婦三
日而後謁祖宗將春秋所云先配而後祖是不有其
祖何以能育明明告誡之語亦並不之顧且舅姑見
存而曰廟見廟見稱之子口告之于神題之于祝冊

書之于親戚宗黨之簡帖不祥莫大焉乃不意元明以來舉世貿貿並行其禮者四百餘年已慘極矣且有顯誤人國家大事明見史冊者當故明嘉靖初議大禮時閣臣楊廷和誤信程頤司馬光濮議而進士張璁爭之乃璁亦無學方世宗之母興獻王妃來京禮官議王妃以藩王禮從東安門入璁不能爭反曰興獻王妃宜行廟見禮而後入宮舉朝譁然然無以難之獨太僕卿葉清大言曰婚禮廟見係舅姑偕亡而三月之後婦見舅姑于禰廟者今毋論興獻王妃非三月新婦顧壽安邵太后本憲宗之妃興獻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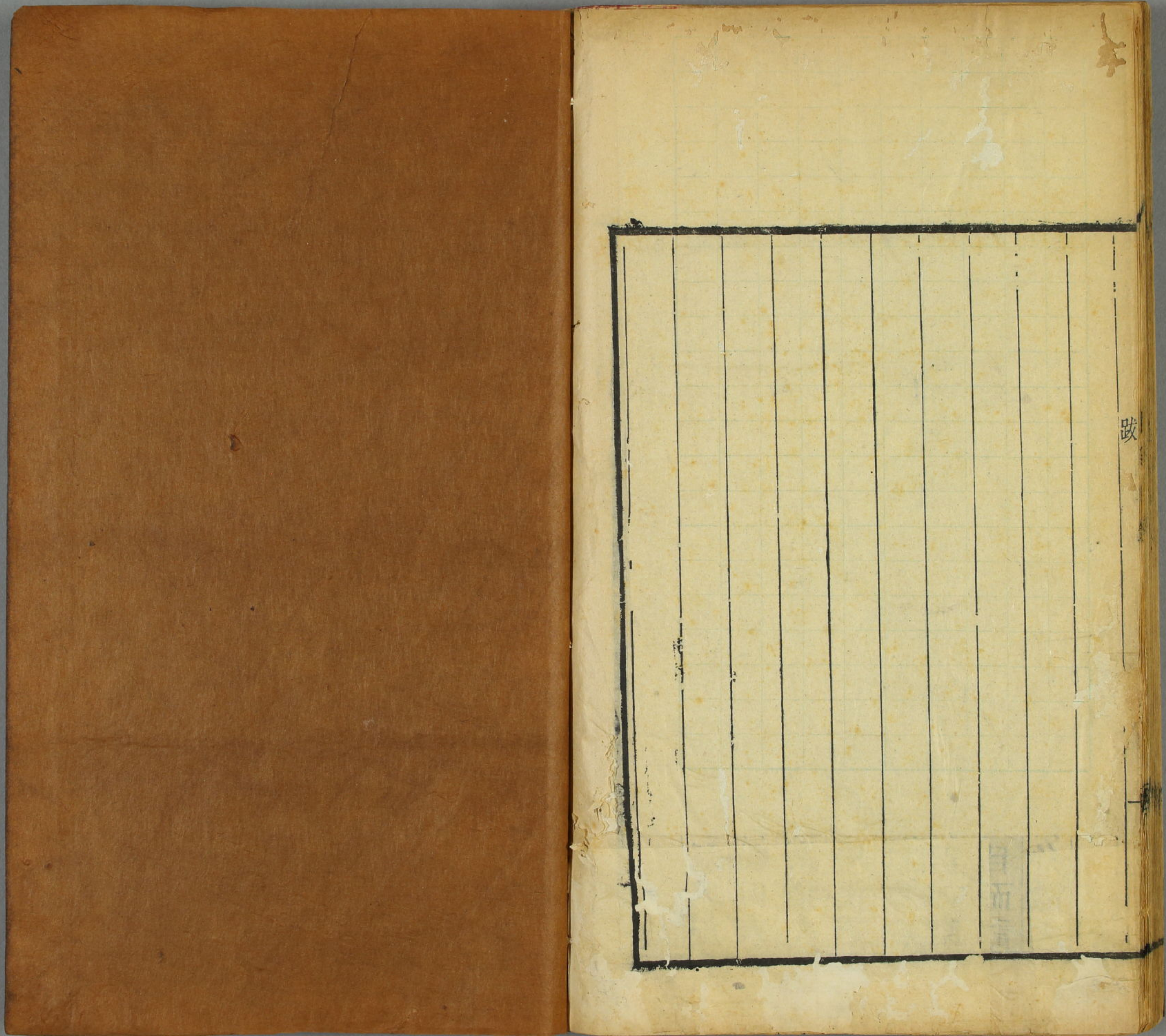
母今皇帝之祖母而妃之姑也姑現在宮中以子婦來宮而忽行死姑之禮逆莫大矣皇帝縱不知如壽安何禮部尚書毛澄聞其言大驚曰出何書曰出禮記曾子問急索其書傍晚執奏乾清門帝頓足曰幾壞乃大事次日奉慈壽張太后敕令王妃從大明門入帝跪迎闕內罷廟見禮由是帝亦薄璁會璁仿歐陽修濮議作或問一帙齋至左順門上之帝亦以無據留中不發其後豐坊嚴嵩輩肆行邪說請稱宗入廟配天饗帝兩家各爭之不得帝每曰着明據典禮使至當來說又曰諸凡所執奏皆違理背經姑不查

究着將夏商周典禮見于經書者推詳博考還會同
多官議擬停當來說而舉朝無一讀書人洵口胡亂
在廷和家有員外薛蕙議大小宗禮在張璠家有選
郎方獻夫議為人後禮各襲宋儒杜撰之言違離悖
誕以致人主厭聽索性決裂稱興獻王為睿宗皇帝
迎主入廟與太祖太宗合祭同位且仿明堂大饗禮
配昊天上帝于皇極殿其為禍烈敗壞一至于此嗟
乎讀書者宜自省已詳見辨定嘉靖大禮議
或問季氏既是大宗則季札稱叔孫穆子為宗卿
何也文釐曰此通稱也同姓大夫俱得稱宗卿猶

同姓大夫之妻俱得稱宗婦以大小宗皆宗也且
有遷宗遠而亦稱宗大夫未進為卿而亦稱卿則
加稱也猶漢後稱州牧為君侯唐後稱邑令為明
府與明庭也此皆無所闕者
又問孟子心之所同然集註解同以為可何為不
可文釐曰杜撰說書則無一可者然是也如是也
竝無解作可者同然即皆然也禹稷顏子易地則
皆以為可可乎且此然字承上惟耳亦然目亦然
來惟耳亦以為可目亦以為可可乎

西河全集中說經數十種皆入

四庫全書著錄行世已久其四書改錯一種葉成旋
毀故流傳甚少己巳夏余偶從書賈得此書繼因求
觀者眾遂付剞劂或云西河攻訐程朱不可棄播夫
九經乃聖人之書非程朱一家言程朱既一掃漢唐
諸儒之說而必欲使後世羶一異舜夾非所以尊程
朱也然則此書雖駁而不純其夾存而節取焉可原
書頗多脫誤兄子衍寧力疾任校讐爲易其目而訂
其訛今刻竣而寧已下世其勞未可沒也因并識之
嘉慶辛未五月望日甌山金萃柏跋



跋

